

■ 乡土

# 笋藏春味

□ 陈如吉

春天是诗意的,也是很好吃的一个季节,或者说,一部分春天的诗意藏在春味里。

要说我大山深处如明珠一般的故乡,春天的美味最出彩的还得是“笋”。

笋是蔬中的尤物。这话说得真好,可我以为,这“尤物”二字里,还得分出个三六九等来——那藏在黄泥底下,将出未出的“黄泥头拱”,才算得上是尤物中的魁首。

四月的儒雅洋,是被竹林裹住的。车子过了象山西周镇,再往山里走,路就窄了,两旁的竹子密密地挨着,把天筛成碎片。摇下车窗,风里裹着青气,不是那种修剪整齐的草坪味儿,是野的、生的、带着土腥气的竹林气息。等到远远望见“千年古驿儒雅洋”的牌子时,山坡上已散落着人影——那是赶着开笋节来挖笋的人们。村子三面环山,竹林覆盖了七成的地面,说是“天然氧吧”倒也不虚。我每次回老家,除去看望亲人,也是为了一口吃食。

沿着小路往竹林深处走,脚下的土软软的,踩下去有种厚实的弹性。同行的大嫂眼尖,忽然停下脚步,蹲下身去。我凑近看,只见一堆枯叶败草间,泥土裂开一条细缝,拱起一个小小的包。大嫂用短锄轻轻刨开浮土,底下赫然露出一截笋尖,黄澄澄的,像刚出窝的小鸡崽绒毛那般颜色。

这便是“黄泥头拱”了。它不像别的笋那样早早探出头来招摇,而是悄悄埋在黄土层下,等到笋头将泥土拱成一个小包,才被人发现。因不见日光,它的壳是嫩黄的,肉质是白润的,脆生生的,掐一下就能渗出汁水来。村人说,这种笋最是稀罕,若等它冒了头见了光,壳一泛绿,肉质就老了,风味便打了折扣。所以挖它的人,眼里得有毒,看得出哪一处土包底下藏着宝贝。

提着竹篮往回走的时候,村里已是人声鼎沸。

开笋节这天的儒雅洋,热闹得像赶集。村庄里支起一排排灶台,各村妇女代表轮番上阵,端出一道道笋菜来——“山海脆玉笋”“竹露三香”“莲花拱韵”,名字取得雅,味道

更是勾人。我挤到一处灶台前,看一位阿婆做笋烤肉。五花肉切成方块,先在热油里焗得焦黄,逼出油来;再将黄泥拱笋切成滚刀块,入锅同炒,酱油一淋,颜色顿时深了下去;然后加开水,盖上锅盖,小火慢炖。

灶膛里的火映着阿婆的脸,她不急不躁,偶尔掀开锅盖看看,拿铲子翻两下。那股子香气却藏不住了,从锅盖缝隙里钻出来,霸道地往人鼻子里钻。等到揭开锅盖,汤汁已收得浓稠,肉是红亮的,笋是酱色的,夹一块笋入口——脆、嫩、鲜、甜,四种滋味同时炸开,那肉里的油全被笋吸了去,自己倒变得肥而不腻。

这道菜还有个传说,说是苏东坡爱吃肉又爱竹,友人便打趣道:“若要不俗又不瘦,最好餐餐笋烤肉。”真假倒不论,单是这份雅俗共赏的劲儿,就让人觉着亲切。

旁边的大锅里在煮烤盐笋,我们儒雅洋人做烤盐笋,是极质朴也是极具地域保护的手艺。明明是那么简单的方法,出了西周就不一定做得好吃了。新挖的春笋(烤盐笋就不需要黄泥头拱,黄泥头拱太珍贵了),剥去黄橙橙的壳,露出白润如玉的身子,切成寸段,入铁锅。不加一滴油,只撒粗盐,文火慢烤。起初锅里沙沙作响,是盐粒与笋块初次相遇的细碎私语;渐渐地,水汽蒸腾起来,笋的清香混着盐的咸涩,在锅间弥漫。火候最要紧——太小则不干香,太大则焦苦。待笋块表面泛起微微的焦黄,边角略略卷起,便成了。趁热拈一块入口,外头咸香酥脆,里头却还保留着笋的柔韧与清甜,嚼起来咯吱作响,像踩在初春的落叶上。这般做法,去掉了笋的青涩,又借盐的力量把鲜味锁住,朴素到极致,也讲究到极致。

真是山珍海味里的山珍一味。隔壁的灶台上,还有人做咸肉蒸黄泥头拱。咸肉切薄片,笋也切片,一片肉一片笋地码好,上锅蒸。蒸出来的汤汁是乳白色的,咸肉的醇厚和笋的清甜融在一起,喝一口,眉毛都要鲜掉。

我端着碗,站在村口的古树下吃。身旁是一个外地来的游客,一边吃一边感叹:“这笋怎么这么好吃?是大厨做的吧?”我笑了

笑,没接话。不知情的人,总以为美味是烹饪出来的,殊不知最好的厨师,其实是土地和时节。

黄泥头拱的味道,是藏出来的。它藏在黄土底下,不争不抢,等到春风春雨催着它生长,它才慢悠悠地积蓄自己的甜。清明前后,正是它最好的时候,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所以每年这个时候,儒雅洋人要办竹文化旅游季,从三月下旬一直热闹到四月末,让山外的人赶着来尝这一口春鲜。

吃完了笋,在村里闲逛。儒雅洋这个名字,听着就有股书卷气。原名“树下洋”,后来雅化成“儒雅洋”,祈愿“耕读传家,儒生雅士辈出”。村中至今保留着不少清代的老宅子,何氏宗祠、承志堂,青砖黛瓦,雕梁画栋,风骨还在。

我想起明人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来。菜根本是食之无味、人皆弃之的东西,可他却说“菜根中有真味”。这黄泥头拱不也一样么?它埋在地底下,不为人知,可正是这种藏而不露,才成就了它无与伦比的鲜甜。还有清人张潮的《幽梦影》,林语堂说它是文艺的格言集,没有一部可与之相比。张潮说:“人须求可入诗,物须求可入画。”这黄泥头

拱,既入得了诗,也入得了画,更入得了人的心脾。

喧嚣之当下,能有这样一个周末,躲进山里,挖挖笋,吃吃笋,走走古道,看看老宅,什么浮名焦虑都暂且放下,只为一箸春鲜、半日清闲,对得起大好春光。

黄昏时分,我提着大嫂给我的两袋鲜笋往村外走。回头望去,儒雅洋村静静地卧在山坳里,炊烟袅袅升起,竹海在晚风中沙沙作响。这里的人们,依然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,一根竹子、一颗春笋,就是他们的生计。但他们又是智慧的,把老手艺做成新产业,把一时的人气化为全年的生意,让这藏在黄泥里的至味,走出了大山。

说到底,黄泥头拱教会我们的,不只是一道菜的道理——真正的好东西,都懂得藏。藏得深,才长得实;长得实,才味道足。人生大概也是这样,经得起埋没,耐得住寂寞,到了该出土的时候,自然有人识得你的好。

笋告诉我们:烟火人间,最是治愈。无论是古人的清言小品,还是今人的一簞食一瓢饮,只要心里装着对生活的热爱,在哪里都能安身立命,获得那份想要的宁静与淡然。



含珠 吴伟峰/摄

■ 生活

# 一根米胖卷 半世童年香

□ 张盈

前几日,小区附近的梅溪村来了越剧戏班子,要连唱五天。我和先生都是越剧爱好者,自然不愿错过,戏班子开场的头一晚,便兴冲冲地赶去捧场。

刚到戏场,喧闹的人气便扑面而来。这里灯火通明,周边摆满了各色小摊,零食、玩具、日用小物一应俱全,热闹得不像话。忽然,一阵熟悉的机器轰鸣声钻进耳朵,循着声音走去,原来是有人在现做米胖卷。摊主格外热情,刚做好一根就顺手塞进我手里:“尝尝鲜!”我咬下一口,松脆香甜的滋味在舌尖蔓延,正是刻在记忆里的小时候的味道。

思绪瞬间被拉回孩童时代。米胖卷曾是我们最爱的零嘴,每当打米胖的师傅推着机器来村里,在操场边一吆喝,小伙伴们立刻像撒欢的小鹿,急吼吼地冲回家,从米缸里舀出来——管它多少斤,抓一把就够,再拎着蛇皮袋火急火燎地奔回操场,自觉排起长长的队伍,眼神紧紧盯着那台神奇

的机器。那时满是好奇,明明是干硬的米粒,放进机器的米斗里,转眼就能变成蓬松的米胖卷。米胖卷源源不断地从机器里挤出来,师傅为了防烫,戴着白纱手套,按一定尺寸折成小段,放进我们的蛇皮袋,还不忘嘱咐:“袋口先别扎紧,热乎的捂潮了就不脆了。”可我们哪里等得及冷却,刚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,往往一袋还没装满,就已经吃了好几根。要是家里有海苔,提前交给师傅放进去,做出来的米胖卷就是淡淡的绿色,甜中带咸,香气格外浓郁,那滋味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。

“美女,要不要买些?”摊主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回现实。“要的要的!”我连忙应声。“有高梁味和海苔味,您要哪种?”“每种都来一袋!”那晚的越剧终究没看成,却意外寻回了童年的味道。一路走回家,我一根接一根地吃着,一口气竟吃了二十多根,酥脆的口感里满是满足,别提多过瘾了。

第二天,我把米胖卷带到单位分享,才发现这小小的零食在同一个县里竟有好几种叫法——有的叫“长长胖”,有的叫“胖”,还有的叫“糕胖”,着实有趣。出于好奇,我查了下资料,原来它的书面语叫“米棍”或“空心棒”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一种膨化食品。这种零食基本零添加,口味丰富,价格实惠,吃起来还能解压,难怪深受老百姓喜爱,那晚摊主的摊位生意最火爆,米胖卷很快就一抢而空。

“为什么进去的是米粒,瞬间出来就变成空心棒了?”这个困扰了我几十年的问题,直到我用AI查询后才豁然开朗。这竟是一场奇妙的米粒变形记:干硬的米粒被送进机器的“钢铁炮筒”,里面的高温高压环境,如同给米粒做了一场桑拿,将它们烘煮成软糯滚烫的淀粉糊。

最神奇的时刻莫过于此:这团“米糊”被猛地从一个小孔中挤出,外界压力瞬间归零,糊里过热的水分立刻“爆炸”

成汹涌的蒸汽。在千分之一秒内,蒸汽在软糊里吹出无数细密的小气泡,与此同时温度骤降,气泡网络迅速定型。就这样,米粒在一声轻柔的“噗”声中,完成了从实心到空心、从坚硬到酥脆的华丽变身,成为一根根蓬松香脆的米棍。这般形象的描述,让多年的疑惑烟消云散,忍不住感叹:原来童年的美味里,还藏着这样有趣的科学原理。

一根小小的米胖卷,串起了童年的欢乐、烟火的温暖与岁月的沉淀。它没有精致的包装,却凭着纯粹的香甜,成为几代人共通的味觉记忆。如今,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新奇的零食层出不穷,但米胖卷的味道始终未变,就像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总能轻易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它不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时光的载体,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,别忘了回望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,那些简单却真挚的幸福,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。

■ 诗林

## 铺首

□ 张利良

面对空旷的老宅  
时间,变得无所事事  
像一个精致的匠人  
突然丢了糊口的手艺  
它只负责,将一层层锈绿  
敷在长久沉默的铜扣环表面

沉重的木门  
一直坚守这封闭的出口  
它把一对陈旧的金属  
看作巨大的荣誉  
几乎忘了打开  
忘了吱呀的响声  
如何穿透凝固的空气  
由远及近,唤醒  
院内一口深井里的回声

它是守护的榜样  
从未出卖主人的一丝秘密  
几百年过去  
它被抛弃的原因  
被一块木板牢牢抓住  
光荣或痛楚  
是它自身不恰当的坚固所造成

## 夜阑

□ 董丹阳

上弦月在窗口  
成为一个人的符号

同样姿势的影子  
近在咫尺,各自沉默

一只不说话的妈妈  
前进或后退都没有差别

## 沙滩上

□ 赖吟风

海浪一退再退  
拉扯着沙滩的衣襟  
夕阳静静地躺了下来  
轻寐间,陷入梦里

那年,沙滩上  
你用右手心刻下字,我用左手心  
刻下字,相交一起  
月亮在青山头盖了章

抱起你旋转中  
沙滩倾斜,海水倒灌过来  
淹没了海鸥的翅膀

一只寄居蟹爬进壳壳  
缩进去的隐痛  
螺厝一样无法揭下来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# 使用公筷公勺 促进餐桌文明

